

名家讲坛 第一辑 MINGJIAJIANGTAN

桂希恩 余张以庆 司马南
李敬一 熙祖慰 南
杨叔子 范春歌
董宏猷 陈伯安
鄂栋臣 刘醒龙
李长安 汪中求
熊召政 徐李工真叶
余笑予 勇周百义文
成君忆 冯天瑜 福

主编 张立功

名家讲坛

名家讲坛

名家讲坛 第一辑

MINGJIAJIANGTAN

主 编：张立功

副主编：张效慧 江 霞

(鄂)新登字 07 号

名家讲坛 (第一辑)

责任编辑: 刘 丹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汉口新华下路 192 号 430015)

开 本: 720×1015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7-5403-1074-X/G·569

《名家讲坛》百期庆典感言（代序）

陈忠

各位来宾、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名家讲坛》百期庆典，作为曾经担任过18年楚天台台长的我，首先应该对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各位名家、各位领导、各位听众的支持和关心表示真诚的谢意。如果说我现在是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副总台长，尽管上任才半年多，我也应该代表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文成国总台长，还有今天和我一起到场的总台编委会副主任、湖北电视台副台长景高地、都市频道总监朱力军，对《名家讲坛》节目成功举办一百期表示热烈的祝贺！

100多年前，人类发明了无线电。今年是广播百年纪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列宁曾说，广播是千百万人的大会场。对于覆盖全省的楚天广播电台卫星台来说，它是有着数千万听众的大会场。从两年前开始，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楚天广播电台资深主持人江霞总会邀请到一位名家走上这个讲坛来演讲，台下总是座无虚席，济济一堂。楚天电台的技术人员总是将转播设备带来现场，通过楚天卫星台向全省直播。继而在新闻台、交通体育台、音乐台不同时段重播，以利于更多听众收听。其间，我们得到了湖北省图书馆以及省、市多家媒体的帮助，才得以使《名家讲坛》走出这个讲坛，声名远播。在这里请允许我一并表示谢意。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就是说，培养人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总纲领。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古代所谓的“诗”不是今天诗歌的诗，而是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广义的内涵。于是我们请来了人文方面的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如：著名学者冯天瑜、李敬一教授，著名作家

祖慰、董宏猷先生，著名诗人叶文福、著名营销专家汪中求、成君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等。我们还请来了一大批自然学科的带头人，如杨叔子、鄂栋臣、桂希恩等院士、教授，请他们给大家讲述自然科学方面的道理。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每次演讲都留有 20 分钟现场问答时间，现场情景感人，全省反响强烈，听众来信无数。

我听过李敬一教授讲李后主和他的一阙词《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琼枝玉树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官娥。

再比如李后主公元 978 年临被毒死之前写的那首词，就是妇孺皆知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的确都是好词，读来令人感叹，里面每一句都是他的生活经验，是他的真感情，真思想，如果不是一个做了皇帝又变成臣虏的人，又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词来？李敬一教授现场充满激情的朗诵深深打动了我。当时，我和我夫人在自家客厅里对着收音机全神贯注地听完这期讲座，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管子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廩实而后礼义兴”。我们想通过《名家讲坛》这个节目告诉大家这样的道理：社会国家的富强，教育文化的兴盛，离不开经济这个基础。一座座彩虹跨越长江，雄伟的三峡大坝锁住千里苍茫，经济的腾飞使湖北兴旺，而湖北的更加辉煌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

今天借《名家讲坛》百期庆典，我在这里发表了自己一点点感慨，谨供大家参考。谢谢！

（这是 2006 年 9 月 6 日上午，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高级记者张立功同志在《名家讲坛》百期庆典仪式上的即兴讲话全文，根据录音整理。发表于此，借以代序。）

目录

序 《名家讲坛》百期庆典感言 张立功

一位国际文化交流使者的心路历程/1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家、长江日报社高级记者余熙

武汉的码头文化/15

——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董宏猷

让历史告诉未来/27

——一个记者特立独行的采访生涯

——《武汉晚报》高级记者范春歌

读书趣话/40

——武汉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陈伯安

防治艾滋病 你我同参与/49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桂希恩

让五星红旗在南北极飘扬/63

——中国著名极地测绘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鄂栋臣

我们的鄂楚/71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

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79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敬一

印度洋地震海啸及启示/90

——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长安

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98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

时代的呼唤：科学与人文的交融/110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

细节决定成败/127

——营销专家、细节专家汪中求

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140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李工真

我与《张居正》/153

——著名作家熊召政

用生命纪录/163

——范长江新闻奖得主、著名电视人张以庆

中国戏剧/174

——著名戏剧导演余笑予

文学名著与现代企业管理/187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专家、本土财经畅销书作家成君忆

出版，像狼一样敏锐/200

——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周百义

健康与死亡/210

——社会学者司马南

诗，是有灵魂的/224

——著名诗人叶文福

封建社会的再认识/231

——著名历史学教授、博导冯天瑜

从世界三大移民群说到智慧的双螺旋/239

——旅法著名作家祖慰

跋 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建构文明助推器 江霞/252

一位国际文化交流使者的心路历程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家、长江日报社
高级记者余熙

《名家讲坛》今天首次播出，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一位新闻界的名家。

他是记者，也是作家；他是摄影家，又是画家；他被称作“国际文化交流的使者”，又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可·波罗”。15年来，他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事业，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就在几天前，他刚刚从荷兰带回了7幅100多年前由欧洲版画家创作的“老汉口”风情铜版画，被中国的文物专家们奉为至宝。

他就是长江日报社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余熙。有请余熙。

欢迎你，余熙！

好了，下面我就把话筒交给余熙。他讲座的题目是：一位国际文化交流使者的心路历程。

各位听友，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楚天广播电台和湖北省图书馆联合提供的《名家讲坛》上，和大家做面对面的交流。我今天汇报的主题，是自己作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参与者的心路历程。

江霞女士刚才介绍我是画家。其实我并非专业画家。1991年，我被一位瑞士朋友邀请到瑞士举办我的个人画展，这是我在海外举办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更是



我步入国际文化交流之路的起跑点。

1991年第一次到瑞士举办画展的时候，我仅仅想作为一个美术爱好者，到风光旖旎的欧洲国家做一番游历，而对于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主动参与意识其实并不强烈。去了以后就发现，瑞士人民对中国实在很是陌生。他们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基本上不甚了了。有的朋友甚至问我：“你们中国人是不是现在还在穿三寸金莲的小鞋”、“中国男人现在还留不留长辫子？”……

面对瑞士人的这些疑问，我感到非常震惊。

在资讯发达的20世纪90年代、在西欧这样发达的地区，居然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是这样地少！更重要的是，西方不少人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情操、对我们开放的中国人民热爱世界和平、正在投身于对外开放事业这方面的情况基本不大了解。我感到我不仅仅是到瑞士这个国家举办一个个人画展，更是肩负着一种责任，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要把今天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至少要介绍给瑞士。于是我主动地向瑞士朋友提出来：你们能不能给我安排一场讲座？我想介绍一下今日中国。瑞士朋友非常友好，在我居住的城市舍伦维尔德市的一座新教教堂里，为我筹办了我在海外的第一次学术演讲。

在瑞士的第一次演讲，当晚来了40多位听友。举办讲座的这个机构为“扶轮社”，它是瑞士最大的国际性商会。所邀请来的全是瑞士高层的商人。大家知道，瑞士是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瑞士商人愿意了解中国，虽然他们不一定都会去中国做生意，但是他们希望对中国的认识有一个突破。主持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两盏中国的大红灯笼挂在演讲大厅，一位曾经去中国旅游过的瑞士朋友还从家里取来了他在中国买的一面中国式铜锣，锣面上还用中文写着“泰来”——“否极泰来”的两个字。更有意思的是，主持人为所有到会的人安排了一次晚餐，晚餐是他们请一家中国餐馆做来的中国面条，并且每个人发了一双中国筷子。瑞士人为演讲提供的“软环境”是很好的，为了我这次演讲，他们做了周全的铺垫，足以看出瑞士人对中国从情感上来讲是非常友好的。

那次演讲我持续讲了两个多小时，我讲到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

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几乎是无所不包了。朋友们在我讲完以后不断地提问题，提问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大家在非常欢快、非常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次活动。

从第二天起，这个地区的报纸，和它所在州的报纸都报道了我的演讲。中国新华社日内瓦分社的记者也向国内总社传回对这次演讲活动的报道。通过这个演讲以及后续报道，更多的瑞士人了解到我所传播的今日中国的情况。后来我不断地听到朋友的反馈，说你的演讲非常有意思，我们还希望有机会再听到。这就给我一种启示：一次原本并非有充分准备、并非有很长远计划性的一个即兴之举，为什么能够在这样一个西方国家产生较好的社会影响呢？这说明它有非常强烈的社会需求。

因此，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肩上都承载着这样一种任务——我们都有责任把自己的祖国、把中国的文化，真实地、客观地、友好地介绍给世界。

我从自己第一次在瑞士演讲的经历中总结出以上启示以后，就下决心在今后自己开展的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当中，一定要把传播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最新面貌，作为我的责任。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和领导向我布置这个任务，但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指标。



从1991年在瑞士的那次演讲直至今今天，我在世界各地一共举办了50多场演讲，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保加利亚文化部、德国乌尔姆大学、法国蒙塔日市政厅、德国不来梅世界贸易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学……等多个国家官方为我组织的重要演讲。

这些年来，我去过世界上30多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去的次数比较多，例如法国，我去过十几次了；瑞士、德国去过七八次了；墨西哥也去过3次。凡是到这些国家去，我都会主动地、自觉地运用文学与新闻写作、绘画、摄影、演讲等多种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着文化交流。

我意识到，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运用自己有限的力量，为祖国的对外

开放，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文化交流传播工作。我特指本人所做的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或许您是一位商人，也可以做一些经济的交流；您是法律工作者，可以做一些法律的传播……等等。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自己的事业领域之内，能够为祖国与国际社会相融合而做一些交流传播事情的话，我想中国会更快地融入世界这个大家庭。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地球就像一艘在宇宙巡游的大船，我们都是船上的乘客，因此和平共处、同舟共济非常必要。姑且不论尼克松讲这番话的终极意思何在，我觉得他的比喻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居住，就要努力维护而不是破坏这一空间的和平与安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安全、祥和一些。特别是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要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为了争取获得这样一个理想的生存空间，我们理应努力去做一些积极维护人类和平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自觉地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动机。

我的本职工作，是《长江日报》社的文字记者。20 多年来，我一直在新闻第一线采访报道，其间也担任过理论、文化或社会类版面的责任编辑。熟悉我的朋友，大约能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我的文章，新闻写作一直是我的主业，而绘画和摄影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我将自己写作的主业，与业余爱好有机结合，通过优势互补，使其相得益彰，从而努力尝试着趟出一条新路——这就是在自己有机会走出国门后，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文学、新闻和美术摄影的多种手段，尽可能丰富地展示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的形象力量，来感染、征服我的交流对象。

不少朋友认为，我探索的这条道路比较奇特，在中国走同样路子的人似乎不多。我有时候也在想，它之所以能够成其为一条“新路”，可能就在于它拥有的将综合优势“集约化”的作法，似乎具有不可复制性。比如，我在美术摄影方面的业余爱好，从它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有些时候更甚于我用笔头写文章的交流效果。

我喜欢画的水彩画，属于西画。它是 19 世纪从英国传到中国来的画种，这个画种至今在中国不是很受重视。大家到画展上，看到的多是国画和油画，很少看到大幅的水彩画。但是，恰恰就是这个画种，在西方却很

受欢迎，特别受家庭收藏者的欢迎。水彩是以轻、薄、透明受到西方人们的喜爱。

怎样把水彩画变成一个承载中国文化的载体，并用它来进行国际文化交流，这对我来说是新颖有趣的课题，我把我画的题材，大多锁定在中国式的山水、风光、风情、人物等题材上，它们能在相当程度上激发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喜爱。

1996年，我在德国不来梅市的世界贸易中心举办了我在国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彩画展览，共展出了200多幅作品，非常开阔的大厅，全部被镶嵌着我水彩作品的镜框所遮蔽。在开幕式上，不来梅市的市长诺勒博士、中国驻德国汉堡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潘海峰先生、中国新华社德国分社的社长夏治沔先生等一大批中德友好人士出席了开幕式。展厅中央，还破天荒地升起了中国的国旗。那次展览，是对我长期以来用水彩画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展示和考验。展期持续有半个月，200幅作品被观众收藏了100多幅，也就是说一大半都被人家购买了。在西方国家判断一个画展的成功与否，就是你的画被人家购买多少，这是一个重要指标。这个结果令我拥有很多的信心。我在瑞士也遇有这样的情况，我第一次在瑞士举办画展是60多幅作品，结果全部被收藏。虽然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画家，但西方人民这么热衷于收藏我的作品，至少说明他们从这些作品中，发现了某些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令西方人民为之惊叹的中国文化，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拥有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孔孟之道……。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传统文化，就是那么直观地感染着西方人民。而我的画作，恰好能以西方人民熟悉的艺术形式，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我的每一个画展，也都是一个小小的中西文化沟通的渠道。

今年我又作了一些新的艺术创作尝试。3月，我画了20多幅风格抽象的水彩画，其画风一改我以前的绘画风格，就是画得很写意，画面上你看不到很具体的物象，但是你可以通过复杂纷繁的颜色与块面的组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激情。这20多幅作品，我分别与老子的《道德经》中的某些篇章进行契合，并将其命名为《东方哲学》。今年7月，我把这批画带到法

国蒙塔日市的市政厅进行展出，在当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不少作品被欧洲的观众收藏。这让我感到，只要你用心地在你的作品中倾注你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并用心地把它表现出来，西方人一定会热忱地欣赏和接受你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一次又一次的变成了我和西方人民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

除了美术展览，作为一个作家，我同样注重运用写作的方式来开展文化交流。

还是1996年，我在德国的不来梅市，结识了德国重要的主流媒体《日报》的总编辑。《日报》是发行全欧洲的一家德文报纸，我不仅在德国，还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都看到报亭在出售《日报》。这位总编辑与我交谈的时候说，中国到欧洲来的移民越来越多，但是德国人对中国移民的了解却是非常少。说者无心听者有心。我想，自己既然有志于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当然有责任把生活在欧洲这批中国移民身上所凝聚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他们现实生活中的艰难、困窘的状态，真实地揭示给欧洲读者，让欧洲人民能够正确认识他们身边这些天天见面、但又神秘生疏的中国人，并且愿意真正地接纳和帮助他们。由于中国移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我的介绍，势必有助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人群通过对这些中国人的理解，从而加强对今日中国的认识 and 了解。

于是我向这位总编辑提出：“我在国内的职业是新闻记者。如果我提供采写生活在德国的中国人的稿件，你愿不愿意发表？”

总编一听喜出望外：“那真是太好了！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苦于找不到愿意来写这些中国人的记者。你如果愿意把这个题材写出来，我们的报纸愿意为你开辟专栏。”

我问：“真的吗？”

“真的。”他说。

“专栏怎么个开法？”我又问。

他答：“我们的报纸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出版的日报，星期六星期天出合刊。如果您同意，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给你一个头条，并且每天都拥有将近一个版面。”

我说：“一言为定！”

“当然，一言为定！”他忙不迭地答道。

于是我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采访，一口气写出了五篇长篇通讯《中国人在不来梅》(1~5)。这五篇通讯分别是五个方面的主题：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商人，就是从事经商的贸易的人；在德国开中餐馆的老板，请朋友们注意，为什么要把中餐馆单独列出写呢？中餐馆可谓西方人认识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在西方国家，中餐馆是随处可见的中国标识，很多西方人就是通过中国餐馆来了解中国——当然不是全部的中国。所以我把中餐馆单独作为一个主题；第三个，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自费的和公费的；第四个，在德国生活的中国的第二代，就是中国新移民的下一代。他们的父辈在那里拼命地打拼，他们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是如何生存的；第五个，中国政府公派到德国的商贸经济界人士。这五个领域的中国人，我逐一采访挖掘，写成通讯并译成德文后，《日报》实践了他们的诺言，每天都在头条用将近一个版的大篇幅，醒目地刊登我的文章，每一篇还配了该报摄影记者拍摄的、与文章主题相对应的照片。

这些文章面世以后，在德国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反响。我记得从第二、三天起，就开始陆续有旅居德国的中国人主动和我取得联系。到第四、第五和第六天，我的电话不绝于耳；上门拜访、辗转找我申诉的中德两国人，令我应接不暇。许多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发现，居然有这样一个中国记者，会在德国主流媒体这么热心地为他们“鼓与呼”，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国同胞们觉得有太多的话想对我说，他们欢迎并希望继续通过我的笔，道出他们想对德国社会的心声，那就是希望德国主流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和宽容地看待他们、更加善待所有来自中国的人。

刊登这组系列报道的报纸，不仅引起了普通德国读者和旅居德国的中国人的强烈关注，也引起了中国和德国政府的关注。中国的《参考消息》等媒体迅即转载了这些文章，德国其他媒体也报道了我采写这些报道的消息。位于波恩的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和位于北京的德国驻中国大使馆，都分别给我发来信息，高度评价这些报道，并希望我能够继续在德国采访和发

表这些文章。中国大使馆称，这是中德建交以来，第一次有中国的记者利用德国主流媒体，开辟专栏正面发表关于中国的系列报道。

2003年到2005年，中国与法国两国政府举办了“中法文化年”活动。中法文化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家可能知道，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破天荒地举行了中国人的盛大巡游活动。我是在2002年获悉中法两国政府将要举办中法文化年活动，当时就觉得这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于是我主动向中法两国政府提出来要到法国采访，并获得了两国政府的支持。我以自费的方式于2002年去了法国巴黎，通过中法两国政府的帮助，我在60天里也就是两个月时间内，一举采访了60位法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这60位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中，有5位是法兰西学院和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的院士。法兰西学院是法国至高无上的学术机构，能够进入法兰西学院的人士，在法国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其中我很幸运地采访到了唯一的一位华裔院士，是迄今将近400年来，唯一的一位进入法兰西学院的亚裔人士、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史学家、语言学家程抱一教授。我还采访了中国人熟悉的皮尔·卡丹、华裔画家赵无极、朱德群、国学大师熊秉明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家昂格鲁米等知名人士。此外还包括北京天安门广场旁边正在兴建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筑设计大师保罗·安德鲁先生等。

采访了这60个人以后，我回到中国用纪实文学的体裁写了4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约会巴黎》，并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同时，我又在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纪实文学《中法文化之约》。此外，我还出版了两部美术摄影作品选集：一部是我多次到法国创作的美术摄影作品集《法兰西的文化表情——余熙美术摄影作品选集》，另一部是我的抽象水彩画作品《东方哲学——余熙抽象水彩画》。也就是说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我一共在半年时间里，以中法文化交流为主题、为配合“中法文化年”活动出版了四本著作，其中两本是纪实文学，两本是美术摄影选集。法国驻中国大使蓝峰先生，中国驻法国的两任大使吴建民和赵进军先生、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女士、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先生，分别为这些著作撰写了前言。

今年7月初，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将我的上述四本著作转赠送给了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7月26日，希拉克总统给我回信，他说：“您这些杰出的著作，为帮助法国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说：“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地看重你的著作！”

今年2月，法国前总理、现任波尔多市市长阿兰·朱佩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他说：“您的这些书，增进了波尔多人民对武汉市人民的了解（他很注意波尔多和武汉是友好城市的关系），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2003年12月1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巴黎的使馆文化处，为这些著作召开了首发座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穆尼尔·布什纳基先生出席座谈会并致词。他指出，我的文化交流活动及成果，吻合联合国宪章中关于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原则，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宗旨，因此他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积极的支持。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等40多位法国文化名流出席并踊跃发言，高度评价我的著作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文化部“中法文化年中方组委会”、湖北省委宣传部和省委外宣办，在半年内均分别发出文件，对我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中国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热情赞扬这些著作对推动中法文化交流事业的贡献。不少大学、社会团体和文化机构邀请我前往讲学，听取我关于自己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介绍。

我在法国访问期间，不少旅法华人找到我，诉说他们读到这些著作后的感受。波尔多市一位华裔女士写信给我说：“您的这些著作，就像洞开了一扇扇窗户，让我们这些漂泊海外的中国人看到，祖国还有这样关心我们，理解我们的人！”许多海外媒体、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更是纷纷报道我的活动成果，友好地称我为“当代中国的马可·波罗”、“中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家”。

除了在欧洲开展这些活动，我在拉美开展的活动、包括我在古巴开展的活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和关注。2003年年初，古巴国务委员会